

粤北古村落典型空间形态研究

朱雪梅 林垚广 叶建平 王国光 范建红

粤北地处粤、湘、赣、桂四省（区）交界处，主要包括韶关及清远各市县，具有独特的区位条件。历史移民迁徙和传统商贸在岭南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纽带作用，扮演着岭南文化不可或缺的角色。而粤北的古村则是岭南古村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典型的地方特色。因其地理位置、气候、民系、风俗等差异，空间上呈现出了丰富的多样性。这些不同的空间形态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然而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这些宝贵的历史资源面临被遗弃、破坏的境遇。当前，对粤北古村落空间特征的研究、保护和合理利用极具重要性和紧迫性。

粤北古村落概貌

地理环境对村落分布的影响

粤北地区处于岭南山区地带，河流众多，呈现出起伏多变的地貌形态。因此古村落的分布受地形变化影响较大，大部分古村落依山势而成或临水而建。据统计，近85%的粤北古村落分布于主要水系附近，可见历史交通设施也是影响粤北古村落分布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部分现存古村落位置附近依然保留有古栈道、古码头等交通设施。

传统文化对村落形成的影响

大多粤北客家人因战乱于南宋末年从中原各省迁来，在多年各地文化交融与互相学习中，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文化，包括语言、居住形式、风俗节日等，与广东其它地区的广府文化差异明显。这种差别主要表现在建筑形式及建村方式上，同时，地形多变加之人流不断往来导致粤北地区客家村落形态多样，建筑文化丰富。

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客家村落布局讲究“礼制”，客家人尤其注重对祖先的崇拜，体现在以宗祠为核心布局的基本形态。同时，受周易风水文化影响，传统客家村落遵从风水形胜的布局原则，村落建筑及公共空间布局均将此作为重要依据，如宗庙、祠堂等宗族公共建筑往往建于风水最好的位置。有时，为求“好风水、好方位”，甚至打破常规，以求吉利。如仁化恩村大部分的祠堂及宅院大门都朝向各自有利的风水方位，对景上也极为讲究，部分建筑大门的朝向往往偏离原有的中轴线。有些村落族谱内也存有先祖建村时的形胜图，对村内风水要地，龙脉所在都有清楚的标注，客家人对建筑风水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新来乍到，客居异乡，社会又动荡无常，导致客家村民对外族人群有着天然的防备心理，粤北传统村落除沿袭原民系的营建模式之外，在防御方面也尤为重视，形成了独特的防御文化，如村寨结合、围楼围屋、城墙和护城河等都是粤北客家村落最常见的防御形式。

经济发展对村落的影响

从本次粤北的众多古村落普查结果看出，邻近市区的村落交通条件较好，促进了其经济发展，当地村民家庭富裕，村内拆旧建新、抢建新房的現象突出，而这些新建筑与传统建筑风貌往往不甚协调，破坏了村落整体景观风貌，不利于古村建筑的保护与利用。

而地理优势不明显的偏远村落，经济相对落后，古村内新建筑较少，古建筑保存较完整。但由于近年新农村建设工作的开展，许多村民迁出，造成古村空心化，荒废情况严重，很多有价值的古建筑无人修缮管理，村落传统文化衰落。

旅游业较发达的地方，政府及村民认识到文物古迹的价值，开始注重对其保护，但由于方法不当或是出于利益驱动，出现了破坏性的“保护”建设，也有的村落只注重古建筑本身的维护，而忽略了古村落整体空间格局及村落传统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

粤北古村落空间类型比较

综上所述，粤北地区古村落空间具有丰富多样性，但城市化进程中古村正在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与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平原地区相比，粤北地区受到城市化冲击有限，传统文化及古村建筑遗产保存较完整，这为研究和保护利用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基于对普查村落的分析，粤北古村落在空间形态上主要呈现出以下几种典型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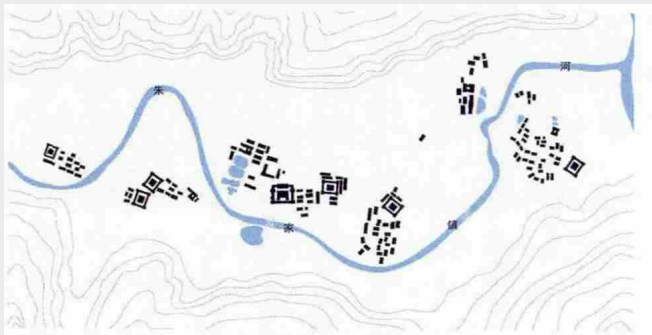


图1 梅坑镇大岭村图1 梅坑镇大岭村

因地制宜，顺应山水

受山体及水系走向制约，村落布局往往依据山势与河道布置，形态较自由，不过分强调核心空间和轴线对称。

沿河道或池塘

这种村落多受地形限制，用地较为狭长，常常沿水体呈带状展开。如新丰县梅坑镇大岭村，围楼及祠堂建于朱家镇河边及水塘，其余村舍围绕围楼及祠堂而建（图1）。

依山而建

古村落依山选址包括山脚及山腰两种。依山脚地形建村的如韶关小坑镇曹角湾村，该村已有437年历史。古村位于山脚地势较平坦处，建筑依山而建，呈线性布局。曹角湾村选址背山面水，但背夫山与河流之间的用地宽度较小，迫使其村落建设沿山脚等高线延伸，形成了带形的村落结构。祠堂相对居中，住宅虽在其两侧展开，但又结合山势走向而不拘泥对称，空间形态较为自由，至今，新建村舍仍延续这种模式（图2）。

而瑶族由于生活生产方式不同于汉族，其村落多建于半山腰并多沿等高线布置。如乳源县的必背镇的瑶寨村落（图3）。

儒家礼制，崇尚祖先

单核式空间格局

单一姓氏古村，由于公共空间全体共用，节庆风俗较一致，布局体现为以宗祠为核心组织村落空间，无明显的街坊分界。

如始兴县马市镇红梨屋村，中间以多进厅堂空间作核心，所有建筑垂直或平行于其整体布局，形成纵横有序，相交错落的村落空间。这种类型村落建筑空间布置紧凑，中间的厅堂空间多为祠堂或书院等重要建筑，公共建筑空间同时作为交通枢纽（图4）。

再如南雄市南亩镇鱼鲜村，王姓族人于南宋乾道5年自山西迁入，至今约839年历史。古村三面环山，宗祠及各分祠围绕风水塘组成古村中心公共空间，其余建筑以中心区域为主要朝向建成，整个村落向心性极强，主次空间分明有序。西侧农田景观开阔，与紧凑布局的古村落形成松紧有致、开合有度的村落空间。鱼鲜村附近没有河流，但村内有若干大面积的鱼塘，水体自然地成为建村之初的风水宝地，主要的家庙、祠堂均围绕其建设，形成了建筑与自然水体结合的明显核心地带，其余的住宅围绕核心层层向外后续建设，形成了以祠堂和水体为核心的村落平面布局（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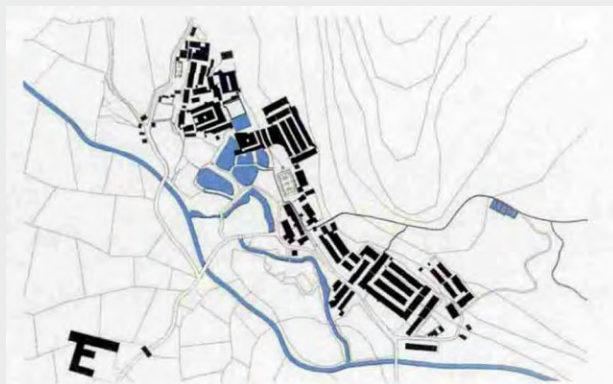


图2 小坑镇曹角湾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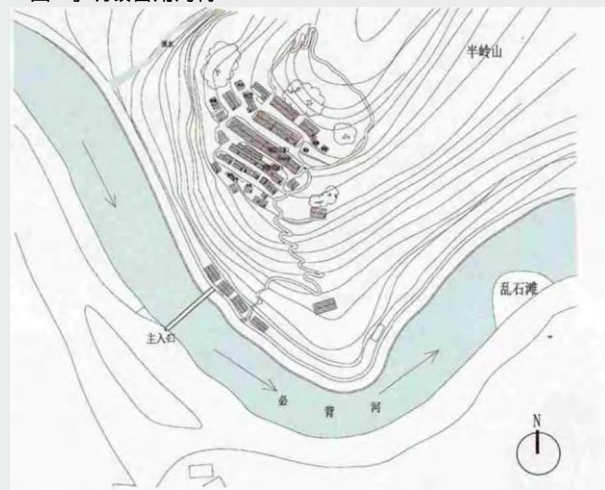


图3 乳源县半岭村瑶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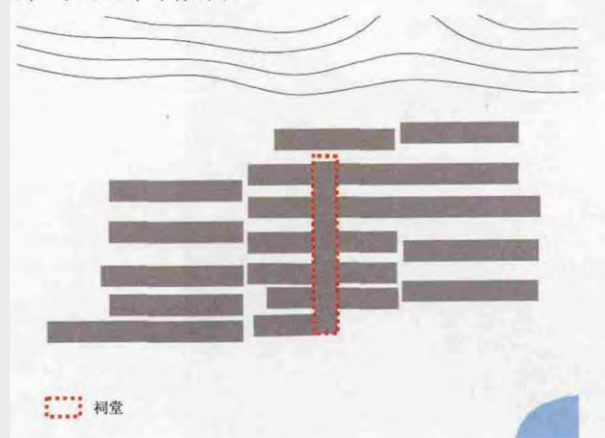


图4 马市镇红梨屋



图5 南亩镇鱼鲜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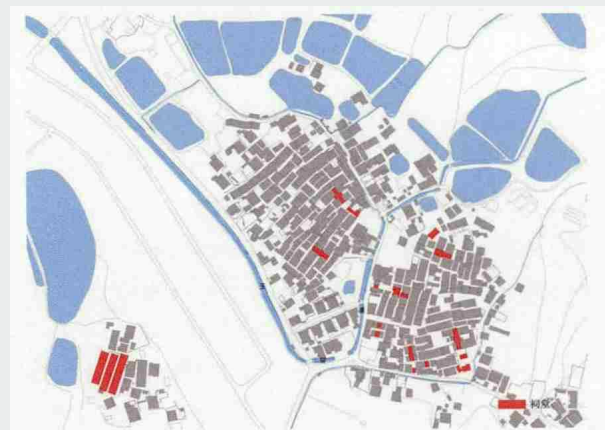


图6 十里亭镇湾头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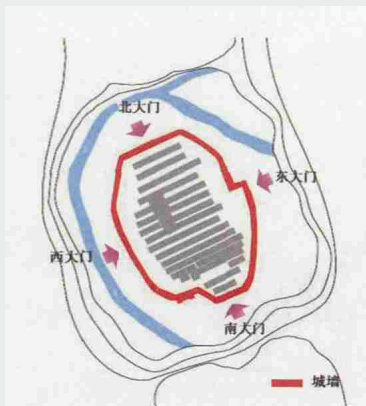


图7 灵溪镇大围村



图8 石塘镇石塘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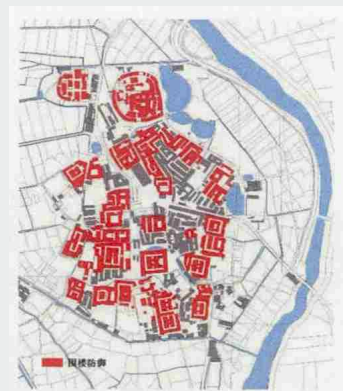


图9 江尾镇湖心坝村



图10 翁源县葱岭村八卦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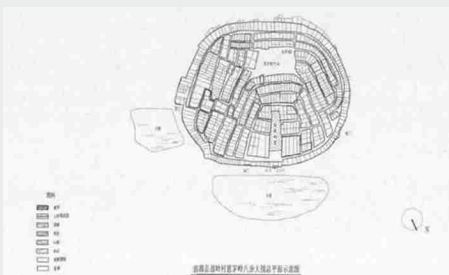


图11 保安镇卿垌村



图13 始兴县廖尾村



图12 翁源县一心村文房四宝意象

筑群核心。其余姓氏则相对混居在“玉带渠”两侧，各姓氏皆有自己的祠堂，拥有相对独立的空间，通过祠堂住宅都可以进入街巷，与村落主要公共空间联系（图6）。

村落防御体系对村落布局的影响

围合式防御

围合式防御是用城墙或护城河将村围于其中，这种体系有利于抵御窃匪入侵，多见于规模小或较偏僻独立的村落。如仁化县灵溪镇大围村由于规模较小，在村四周建起了两层高的城墙，仅开三门，把村落整个围合起来。筑有城墙的村落出入口与街巷直接联系，内部局面多以行列式为主，祠堂防御级别最高，布置在村落正中，同时作为交通枢纽的可能性很大，所以这些村落多为梳式布局（图7）。

村寨结合式防御

村寨结合的防御系统就是在村内建一座规模较大的寨子作为外敌入侵时村民的躲避之处。如韶关市仁化县石塘镇石塘村双峰寨和恩村的古城堡做法就是村寨型的防御系统。石塘村双峰寨位于古村南侧，建筑保存较好，用地规模达到9042平方米，建筑面积4162平方米（图8）。城寨周边有护城河，与村落其它建筑形成空间隔离。这种防御系统适用于村民聚居紧凑且规模较大的村落，遇有外侵，大量村民可短时间到达村寨，寨内通常设有居住用房和水井，并储存食物供暂时避险，必要时可通过隐蔽的暗道与外界联系。

围屋组合体系防御

围屋组合体系是以具有一定规模的围屋为单元组合的既独立又相互联系的防御系统，平常人们居住其中，本身的防御功能要求建筑质量高，具体体现在墙高厚实、多重大门，每个围屋的转角都设有枪眼等。如始建于明朝正统年间的翁源湖心坝古村落，

多核式空间格局

多姓同存或一姓独大的多姓氏村落中，由于围绕各自的核心宗祠空间建设，形成了组团聚集的多核空间形态。

如韶关市浈江区十里亭镇湾头村，现有村民286户，约1700人。湾头村姓氏众多，每个姓氏聚居地都从同一个大门进入，称为“一户一大门”。湾头村原以卢氏为最大姓氏，后来迁入的石氏、康氏、钟氏、林氏等虽不曾与卢氏相争，但他们也在村落内占有一席之地。大姓卢氏在“玉带渠”环绕的用地内建设卢屋村，主要巷道尽头设有“义礼门”作空间分隔，以卢氏宗祠为建

由客家围屋群组合，古村原有古围59座，现存32座。现状保存下来的围楼都具有独立的防御性，形成了可居可防的独特空间形态。外墙高耸，外立面无可攀爬的多余装饰，在转角设置枪眼和！望孔等（图9）。

美好意象营建的村落

村落形态往往也反映了村民依据社会背景和自然环境向往美好生活、抵御各种灾害的愿景诉求。很多村落根据地形特点和风水模式，无景造景、移花接木、想象创造，从而形中立意，通过这些形象来构成境界以陶冶情操，并转化为无形的力量激励子孙后代开拓进取。这里根据粤北村落的特点进行意象归纳，主要有追求周易模式的哲学意向、追求天人合一的宇宙同构意向、宣扬儒家礼制的文化意向和祈福纳吉的相形意象等。

追求周易模式的哲学意象

在这一方面，有的村落以八卦的宇宙图示进行建设，体现了天人同构，天地为大宇宙，人体为小宇宙，人与宇宙和谐统一，四季平安的意向。

如翁源县蕙岭村的八卦围，就是以八卦宇宙图式建设，整体空间格局独特，每一组房屋都与卦象有所应对，从外到内，房屋由高到低，屋形奇特，颇具特色（图10）。

追求天人合一的宇宙同构意象

星象形态的布局离不开古代风水学的说法，体现了道家向往神仙仙境的心态。如清远连州保安镇的卿罡村村庄布局是以北斗星座为布局，北斗七星分别是：天枢星，天璇星，天玑星，天权星，玉衡星，开阳星和摇光星，北斗也为寰宇之中，代表永恒永世。走进卿罡村，一座门楼宛如一个星座，一条条青石板巷道好似一条行星轨道，仿佛置身于宇宙星系之中（图11）。

宣扬儒家礼制的文化意象

儒家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重视教育，宣言科举功名，光宗耀祖，报效国家。“耕读传家”“学而优则仕”，是以往客家人的思想和行动准则，是客家人对中原汉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标志。这不仅体现在书院建设和楹联中，村落的形态格局往往也深刻反映出这种文化的印迹和独具匠心。

如翁源县的一心村（图12）和乳源大桥镇柯树下村是粤北地区典型的文房四宝意向型村落。顾名思义，文房四宝即古时书写所用的笔墨纸砚。如何将笔墨纸砚融入村内的布局，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考量的问题。如一心村前的砚池不仅起到风水塘的作用，还是村民平时公共交往的场所。当村民使用砚池时，从水中的倒影便可领会到“文房四宝”的寓意：塔尖倒映在水中，寓意笔，水池寓意砚砚盘，田园寓意为纸，还有笔架山、笔架石等，生动形象。如此巧妙的布局，的确令人印象深刻，叹为观止。

追求祈福纳吉的仿生像物意象

始兴廖屋村（又名石头城）以龟形建村（图13）。据传该村建在山嘴并与背后的青山构成形如久旱见水急速爬行的乌龟。城堡是建在万年老龟的头上，面朝白墨两河交汇处，意为雄龟遇水抬头游，暗示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五福俱全。还有的村庄以螃蟹形建村，有驱邪镇煞作用，仿生喻义为一只巨蟹守护后面的村落和前面的千亩良田。

结语

受地理环境、儒家文化及防御意识的影响，加之文化多元性特征明显，粤北古村落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空间形态，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和而不同。又因粤北古村落大多是在特定条件下沿古道产生的，是岭南乃至中国传统村落的一个特殊类型，所以又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通过对其典型空间的比较研究，可看出古人在选址建村时多因地制宜、不拘一格，既反映社会文化，又立足经济现实，从而使村落具有各自独特的风貌。这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不得不引发我们对当今古村保护和新农村建设的思考，尤其在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新农村建设和三旧改造如火如荼的当下，如何避免“一刀切”式的保护和“千村一面”的盲目开发建设，粤北古村无疑值得借鉴。

注释

- 1 图1~图9来源：余韵诗，粤北古村落传统公共空间形态研究[D].广州：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2012：19-27
- 2 图10来源：翁源县建设局
- 3 图11来源：连州市博物馆
- 4 图12—图13来源：作者自摄

参考文献

- 1 付玲. 空间形态保护研究——以石塘村为例[D]. 广州：广东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2010：4~13.
- 2 朱雪梅，林焱广等. 韶关地区古村落普查及保护利用研究 第二届岭南建筑与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M].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122-128.
- 3 朱雪梅，粤北传统村落形态和建筑文化特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
- 4 余韵诗，粤北古村落传统公共空间形态研究[D].广州：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2012：19~27.
- 5 赵勇.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理论与方法[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1~60，153~267.
- 6 赵勇，骆中钊等. 历史文化村镇的保护与发展[M].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1~52，147~156.
- 7 张松. 历史城市保护学导论——文化遗产和历史环境保护的一种整体性方法[M].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79~292.
- 8 陆元鼎，杨新平. 乡土建筑遗产的研究与保护[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 9 陈志华，李秋香. 梅县三村/中华遗产·乡土建筑[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作者单位：朱雪梅，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林焱广，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叶建平，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王国光，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范建红，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责任编辑：刘道然